

雨打风吹去

王平



I242.7/907

王平

雨打风吹去

作家出版社



SB/06/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打风吹去/王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5
(文学新星丛书)

ISBN 7-5063-0909-2

I. 雨… 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9256 号

雨打风吹去

作者:王平

责任编辑:朱珩青

装帧设计:远小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30 千

印张:7.625

插页:6

版次: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09-2/I·900

定价:8.2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解读王平(代序) 1

宜兴壶 12

女描图员轶事 21

雨打风吹去 28

汤家小院 42

距 离 58

兴隆庵冬话 71

超 度 84

烟 云 96

匆匆并非错过 111

凭 栏 121

那 个 134

矮板凳 143

痔病房 177

解 读 王 平（代序）

萧 元

读《痔病房》，我不由得发出“俗到家了”的感慨。王平入世尽俗的市井小说长卷，展示的是一片非宗教的困惑领域。王平式的困惑，与纯粹地、清醒地意识到了的“荒谬”不同。困惑是一种尚处于浑沌状态的智慧，带有更多的老庄色彩，而荒谬毕竟是西方理性主义大背景下的产物，困惑更符合王平的创作个性。他原本是那种不温不火，一碗水端平的人。所谓加缪式的反抗（无论是个体的反抗还是集体的反抗），在王平小说中是没有踪影的。王平亦不想对这个已经是非太多的世界作什么善恶批评，他丝毫没有要“介入”的意思。

少年王平是十分的逻辑因而理直气壮的。他曾经在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小学作文中义正词严地采用了惊心动魄的反问句：“如果你也不愿掏粪，他也不愿掏粪，我们大家都不愿掏粪，那么全世界的粪坑满了，怎么办？！”王平那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时传样式的掏粪工人。这篇作文获得了全区作文比赛一等奖。尤其得到班主任段老师的激赏，在整段文字下面划上了一连串的红圈圈。多年以后，王平回忆到，这段妙文乃是他对段老师平时惯用口头禅活学活用的结果，如：如果你也讲小话，他也讲小话，全世界的学生上课都讲小话，怎么办？！又：如果你也打架，他也打架，全世界的学生都打架，怎么办？！再：如果你也偷东西，他也偷东西，全世界的学生都偷东西，怎么办？！（《少作无悔》）真是名师出高徒，段老师的逻辑启蒙，至今还在干预着王平的小说创作。不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平清晰的逻辑头脑反而变得愈益糊涂、愈益困惑起来，有时简直走到逻辑的反面去了。

而世界依然按照可怕的必然性，异常合乎逻辑地运转着。可是在一个因果关系遭到剥夺，非逻辑、反逻辑成为一种正常，荒谬显现的世界，似是而非的逻辑又是多么可笑。世界似乎并不怎么符合段老师的逻辑，王平开始对世界的秩序性和逻辑性感到困惑，进而开始取笑、调侃乃至玩弄这种“逻辑性”。这是他在少年时期所接受的神圣的逻辑性遭到

蔑视和亵渎后采取的报复：

“大姑妈劳而无功地结过一次婚。哪怕她能倒背得几十首唐诗也白搭。大姑父离她出走了。”（《超度》）

“我岳父在退休之前是中华国药局的划价员，背得出几百种中药名称及其价格。所以我曾经在工厂里搞过好几年装配钳工。”“小时候我跟我老婆是同学，那时候我并不喜欢她。这样对于设备安装我不大不小可算作半个权威。”（《矮板凳》）

“我爱人的同事姓周，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茶色的框子，所以我跟他还扯得来。”（《女描图员轶事》）

王平小说中的人物就这么滑里滑稽地存在着。既然父亲的“罪”要儿子来赎，既然高高大大的找不到工作（《兴隆庵冬话》）、成绩很好的考不上大学（《烟云》）……，这世界也就没有因果性和逻辑关系可言。要是有了反而好笑。所以唐诗与婚姻幸福、岳父的职业与“我”的职业、“我”和老婆小时候的关系与“我”现在的技术威望、眼镜与“扯得来”……都具有了一种“因果关系”或“逻辑关系”。这是一种王平式的“逻辑”，虚拟的“逻辑”，即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毫无逻辑关联的事物，用一种逻辑

结构的形式来表现，其“逻辑关系”都是虚拟的，通过对特定对象似是而非的模仿，达到了对它的反讽。

似是而非是王平的基本人生态度，也是他惯用的创作伎俩。发表于1985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的《宜兴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典型。这篇小说是用矛盾修辞法开头的：

“这玩意，似乎确实是件珍品。”（着重号系萧元所加）

这个句子语义上的自相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它体现了一种选择哲学，一种雅斯贝尔斯式的自相矛盾。这种语句，是王平小说的基本句型，也是王平小说叙事方式和故事框架的一种缩写。该小说的故事与叙事都极简单，故事中的寓意也是不言自明的。宜兴壶系何老先生父亲生前心爱之物，几度劫难，流传至今。对何老先生来说，这把宜兴壶是其祖业的象征，他把振兴祖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孙子隼儿身上，何老先生除开宜兴壶和隼儿神圣不可侵犯之外，从理论上把什么都看得淡泊。偏偏是心爱的隼儿把心爱的宜兴壶打碎了。何老先生的心也碎了，老泪纵横。何老先生的崽云康有个老同学，是专门研究陶瓷史的，先后两次到何老先生家鉴赏这把壶，后来断定这壶是赝品。何老先生一直蒙在鼓里。云康

老同学的鉴定亦非最后定论。从全部叙事来看，这壶的真假是被隐去了的（或许作者也真的不知道），对壶的介绍当然极富诗意，“云康瞒天过海，从柜子里取出这把壶来。给那老同学看，且介绍得极艺术。壶身如何如何不必说，壶嘴如何如何又不必说，壶柄如何如何还不必说，结果什么都说了。”这里采用了典型的对非语言事件的叙述，它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语言行为。这个语言行为有一个具体内容，即云康对他的老同学详细介绍了这把壶，“什么都说了”，但我们关于这把壶本身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同样，云康老同学后来的“证伪”，也是似是而非的，既没有进行科学检测，也没有提供实验报告，但他说的又是那么头头是道。是耶非耶？无法定论。这样，我们便将《宜兴壶》的故事框架和叙事方式还原成了它的基本句型：“这玩意，似乎确实是件珍品。”这个语句、这个句型中的自相矛盾，成功地表现出了存在的困惑。王平在语言的逻辑层面上，通过语言的自相矛盾或二律背反，完成了小说语言形象的塑造。

《矮板凳》无疑是王平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小说，也是王平第一篇用意象写成的小说，矮板凳的意象，就像存在本身一样是不可界定、不可言说、无法进入的。要想找出《矮板凳》中矮板凳的象征意义，纯属徒劳。就像其中小陈的疯狂举止叫人无法

理解一样，这篇小说似乎也是无法解读的。又正因为它无法解读而给人留下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使其可阐释性趋于无穷大。从故事层面上看，《矮板凳》似乎写了一个将智力和创造性用到一些无谓事情上的人。可是果真如此么？不简单。要是认真追究，这世上的事情又有哪一件是必不可少的呢？“有时仔细一想，这世界上实在找不出哪件事比哪件事更有意思。”（《女描图员轶事》）作为一个唯一者，《矮板凳》中的小陈独自生活在他自己经历出来的世界里。他不与人交往。有一层奇特的屏障将他与世隔绝。他占有一套“带卧室和小客厅的厕所”（小陈语录）。他在一切方面都要显示出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与众不同。他整天神秘兮兮地折腾家具和室内陈设，自己制作自己安装布置。先是把大衣柜悬在半空，吊扇叶片朝天反装在地板上，书橱斜搁在写字台侧边，长沙发成人形反扣在地上，床铺被拆散堆在墙角弯里，一个框框几根棍棍两床被子钉在窗户上，挂衣架上挂着枕头，一架17吋电视机的显象管被卸下来壁灯似地嵌在墙上，装显象管的位置安了一面哈哈镜，继而把所有的家具全部倒装在天花板上，后来索性把所有家具大卸八块并不加任何选择地将各种碎片胡乱钉在一起。小陈竭尽全力要反抗世界的秩序性。他不侈谈主义却思考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用火柴点烟而不能用烟点火柴”之类。小陈最后为了支解那张唯一完整的矮板凳，耗尽了

心血，终于壮志未酬身先去，死在自己房里好几天有人闻到臭味才发觉，王平让小陈死掉了，死得莫名其妙：反抗是没有出路的。小陈不符合逻辑的行为“很符合逻辑地构成了他作为人而言整个命运的悲剧”（《矮板凳》）。为什么这世界有时候是非逻辑的，有时候又是十分逻辑的呢？王平委实感到困惑。

又是一个“似乎确实”的结构。

世界的逻辑性或非逻辑性，还通过世界的空虚和邪恶体现出来。人把虚无带进了世界。《矮板凳》中的小陈失败了，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死去（这是最为坚硬的秩序和逻辑），所以小陈对一切秩序的反抗及其失败的结局便充满了悲剧意味。我们没有反抗也就没有明显的失败，但我们却未必比小陈活得更为成功。我们整天喋喋不休议论和争吵的那些个“问题”，也未必比小陈式的问题更成其为问题。只有王平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上堪称天才，一个说废话的天才：

“哪个都讲不出她搬到我们巷子里有好多年了。一说五年，一说六年。还有一说不是五年就是六年。”（《超度》）

“忽然她们又互相抢白起来。一个说是吴小娟比那男的大三岁，今年近四十；一个说吴小娟比那男的大四岁，今年满三十

九。案子既定不下来，于是颈根上的青筋便鼓得分明了。”（《女描图员轶事》）

南方小城镇的生活是滞闷乏味的。我们这些住在十足旧长沙味道的木板楼房里的引车卖浆者流，修锁配钥匙的，卖黄泥巴的，街道烂布厂打捆的，南站煤码头拖煤的，抬棺材的，挑河水卖的……一切过着单调平庸生活的市井，没有出国、职称、优化组合之类的事情需要谋划、奔波，总得找点乐子，找点事做，以打发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灰色日子。所以我们便将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然生命系于无数个无谓之上，耗其一生为许许多多的琐小流俗操劳，颈根上青筋鼓鼓地争论那些永远争不清的“似乎确实”的问题。一切已经为死所限定，瞬间的辉煌将消失在永恒的虚无里，像小陈那样想以有限的存在与无限的虚无对抗的人，毕竟不多。而人与人之间完全直接的交流又近乎不可能，所以企图窥视他人和害怕被他人窥视的境遇就成为存在的根本境遇。于是我们要窥视他人，要议论他人的长相（《兴隆庵冬话》），议论他人的行为（《超度》），议论周围的一切，于是互相抢白和争吵（《晚悼》）。在这种对他人的窥视和议论中，我们似乎逃脱了他人的窥视，似乎实现了直接的交往，似乎实现了某种超越。只有那个隐在叙述者背后的本我不动声色，只有王平不相信这种超越。王平以一种类似佛教禅

宗的平等观来看待世间的一切，《痔病房》的题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奖。一个月后，我患痔疮住院。我并非说其中有什么意义，只是陈述两个事实而已。”

这也是王平惯用的写作伎俩之一。王平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列，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申明没有什么意义，其意义是耐人寻味的。也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是矛盾修辞法的一种放大。据我所知，王平《痔病房》的题记纯粹是佛头着粪，因为他是非常喜欢米兰·昆德拉的。可是王平并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然也不信仰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他要按自己的方式超越。

王平的“超越”，是通过再现来实现的。

王平通过在小说中忆旧来再现。他把他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塞入了过去进行时的框架。而过去进行时的文体风格与怀旧的色彩，历史的斑驳与沧桑，叙事者恰到好处语焉不详（可以遗忘和忽略许多现在进行时的感觉、感受和细节），都特别有助于达到“似乎确实”的效果。

这是王平小说最典型的开头：

“那时候，我在一家街道小厂谋饭。”

（《兴隆庵冬话》）

“小古道巷实在没有什么古老的意思了。倘若退回去几十年，还依稀可辨其遗风。”（《雨打风吹去》）

他百分之九十的小说都是叙述城南旧事。叙述方式和话语风格都是过去进行时。王平小说的许多标题就是充满了沧桑感、哀时伤旧的，很有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味道，如《雨打风吹去》，《烟云》，《丧事琐忆》、《匆匆并非错过》，《少作无悔》，《凭栏》等等。由于采用的是过去进行时的叙述方式，就自然而然与叙述的对象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王平有篇小说的标题就叫作《距离》）。距离又给讲述者留下了很好的发感慨的机会。于是王平就时不时地发些人生苦短、岁月蹉跎之类的感慨。这些感慨通常都穿插在“那天”、“那一年”、“那时候”、“二十多年前”、“我三四岁的时候”……等时间状语之间。“既然提到猫，我倒有些故事。”（《黑猫》）接着就从二三十年前“我”小时候忆起，一直忆到几个月前乃至几天前，是名副其实的故事——过去的事。在他极少的几篇非过去进行时的小说中，文眼仍然落在过去的回忆上，主人公在关键时刻又忆起了那逝去的而又“深深烙在他心底”的事

(《红樱桃》)。《晨曲》虽然用了现在进行时，但其中的主人公，“一个约摸六岁的细妹子”——一个实在没有多少往事可回忆的小孩，也在拼命回忆过去的一切。

“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照明都消失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家乡的回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加缪语）存在的困惑使王平在恐怖和孤独状态中茫然失措。他小说中的非逻辑、反逻辑倾向，表明他对用理性方法解释世界的做法已经失去信心。不过他一直还没有被剥夺关于失去的家乡的回忆，他的小说现在还充满了宇宙中间的幻觉和照明。至于他是否对未来世界缺乏希望或有着过剩的希望，尚不得而知。

宜 兴 壶

这玩意，似乎确实是件珍品。

除开何老先生本人，哪个都动它不得。有一回，他的崽云康伢子来了个老同学，据说如今在专门研究陶瓷史，而且在哪家学术刊物上登过论文。云康瞒天过海，从柜子里取出这把壶来。将给那老同学看，且介绍得极艺术：壶身如何如何不必说，壶嘴如何如何又不必说，壶柄如何如何还不必说，结果什么都说了。

终于轮到壶盖如何如何也不必说了的时候，何老先生抱着孙子隼儿（云康的崽）入得房来——于是更不必说，那壶盖惊落在地，成了两半。

顺理成章，云康挨了四个耳刮子。三十岁的人了咧。

而何老先生不喜欢崽呢，则有了更加充足的论